

永懷張其昀老師

蔡秋來

具有大定力大慧根

我十三歲喪父，既乏兄長的引導，又沒有宗族長輩的護蔭，幼小的心靈頓失憑依，在茫茫人海中，有如迷途的羔羊。其後數年間，均在徬徨迷惘顛沛流離的苦境中過日子。後來經過一番自勵奮勉，於民國五十四年考取中國文化大學的前身中國文化學院，自此成爲中國大教育家文化偉人張曉峯老師其昀先生的門生，厚承教澤。於順利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又蒙關愛培植，留在母校擔任教職，二十年來時聆警歎，啓迪良多。謹就長期追隨恩師所親眼目睹的感人事蹟，作擇要憶述如後。

曉峯老師博通中外，學貫東西，專攻地學兼治歷史、哲學、文化、政治、教育等學術，早在民國三十二年講學美國哈佛大學，積極汲取歐美文化思想，接引東西文化，促成「兩柯相交必生異卉」的效果，從而發揚中華文化，達成學術救國、學術建國的宏願。曉峯老師以聲望崇隆，受知於革命領袖蔣公出任中樞要職，工作萬分繁忙之中不忘著述。其後創辦中國文化大學，書生辦

學，經濟拮据，慘澹經營，日夜憂勞，仍然持續撰寫巨著數百萬言，令人歎爲觀止，又令人難窺其奧秘。

曉峯老師在極端忙碌之際，仍能撰寫不輟，最重要之因素，乃是其心性修養已達寧安祥和之境。他臨事莊敬，待人寬和，抱持着儒家「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堅毅志氣，盡心盡力以從事，更能以道家思想處世，行其所當行，爲其所當爲。雖然每天案牘勞形，訪客川流不息，他却能讓心神收發自如，公文隨到隨批。賓客晤談之後，心無牽掛，立刻集中精神，奮筆疾書，文思泉湧，斐然成章。他在諸事纏身之際，能凝集精神於寫作，非有大定力、大慧根的人，無法辦得到。

曉峯老師有隨時隨地作筆記與記事的習慣，凡有所思與所得，立刻拿出預存的小紙片，隨手筆記。他所備用的紙片，紙質並不好，格式却小巧玲瓏，極便於使用。曉峯老師心胸寬闊豁達，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襟度廣交國內外人士。他所擘劃的規制、開創的事業，皆爲可大可久之偉構。這位氣魄雄偉的大學者，所書寫的字蹟却非常細小，眼力不佳者，實難辨認其字形。

他在精巧的記事小紙片上書寫細小如螻蟻的字體，堪稱爲他做學問與辦事的一種特有標記，也是曉峯老師獨具的特點。

辦公寫作寸陰是競

淮南子原道訓有「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極言時光之寶貴，特別愛惜光陰，重視時間。這兩句話是曉峯老師畢生實踐力行。他的學養修爲已列聖賢之位，自甘恬淡不重物慾，所謂「天機深者物慾淺」是也。他生平重視時間，把握時間，真是做到「寸陰是競」的程度。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對他而言，沒有休閒，沒有假日，全部時間用於辦公與寫作。他的生活非常有規律，除非爲了偶發事件，他總是每日上午八時從寓所出發，驅車前往陽明山辦公室，大約九點鐘才返家休息，風雨無阻，連國慶晚上八、九點鐘才返家休息，風雨無阻，連國慶最重視的農曆春節也從無例外。如此規律生活，數十年如一日，無怪乎他的事功輝煌，著作等身。

在這裏我要補述一件鮮爲人知的往事。多年

前某次颶風掠襲臺北，聳立於陽明山上的中國文化大學，更是災情慘重，瓦片飛落，樹木斷折，電源中斷。在風雨稍歇之後，我趕到學校察看災情，順便到創辦人曉峯老師在大義館七樓的辦公室察看有無受損。偌大的一座大樓，因為沒有燈光，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我扶梯依級登樓，到了曉峯老師的「時中室」辦公處，開門一看，竟然發現他倚身於窗邊，靠着從窗外透進的一絲微弱光線看書。我們彼此都沒有想到會在這種情景之下相見，我為老師愛惜光陰隨時研究著述的精神深受感動，久久難發一語。這已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但如今追思當時動人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

身體力行親仁愛眾

曉峯老師對孔夫子「泛愛眾而親仁」的仁愛思想，則是身體力行，他是畢生行仁愛眾的儒學表率。他早歲學優從政，位尊望重，但是毫無官場陋習，永遠虛懷若谷，謙遜為懷，誠以待人，恭謹臨事。他對達官貴人與名家學者固然持敬相待，但並不特意親近，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風範。他與黨、政、軍、學各界關係良好，尤其其他的文名享譽海內外，他所培植的學生為數眾多，私淑其風儀者更是難以勝計，因而每天登門（辦公室）拜見者絡繹不絕，另以電話求教，或以書信聯繫者為數尤夥，他却執禮甚恭的接見訪客，不論達官貴人抑或學生與榮民，來者不拒一一延見，莞爾歡談。雖然曉峯老師無暇與訪客作長久晤談，但是，他出言懇摯，要言不繁，歡談之後

，再親切握手送行，使來訪者有無限溫馨之感。曉峯師辦公室雖有秘書人員代勞雜事，但凡有電話必躬親接聽，他自知他的浙江寧波口語，對其他省籍人士聽來感覺費力，他如果發現對方聽不清他的言詞，並不以為忤，會不厭其煩的再用相關的話語說明，務使對方瞭解為止。

每日從國內外送到曉峯師辦公室的信函，成批湧至，他不論來信者地位的尊卑，均一一親筆覆函，從不假手於秘書。我擔任文大秘書處主任時，每天目睹他在日理萬機之餘，還要回覆眾多的信件，曾表示願為代勞之意，他却婉加拒絕。他認為親筆回信，乃能靈犀相通，心心相印，並且尊重對方。來信中如有良好的建言，或積極的興革方策，他都會把信件批示轉登學校的「華夏導報」，以廣週知，並示鄭重其事。

積極倡導宗教教育

曉峯師認為世界萬神皆善，萬流歸宗，宗教與教育皆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啓迪與教化。因此，除了敗壞社會風氣的邪教之外，對於各種不同的宗教，他都持誠懷敬，對於各種神明，也一概禮敬，他自認為是「全神教」的信奉者。他為了尊重各種宗教對於世道人心的正面鼓舞與貢獻，並肯定宗教對世人偉大的教化力量，因此，他積極倡導宗教教育，在中國文化大學中即設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研究所（後二種研究所不招生，純屬學理之研究機構），另外擬設置道教研究所，以弘揚東西宗教教義。

曉峯師平日廣結善緣，雅交賢達，善待宗教

界人士，因此相識滿天下，「方外之交」尤夥。舉其知名之士而言，諸如已故的于斌樞機主教、現任輔大校長羅光主教、篤信回教的謝松濤教授、崇奉道教的鄧文儀將軍，以及日本宗教界甚負盛譽的孝道山岡野父子等人，都和曉峯老師情誼深篤。而文大佛教研究所所長聖嚴法師，和他則以佛法相契，靈悟互證。曉雲法師與曉峯師論交的緣法更深，效舉一事為證。中國文化大學創立於民國五十一年，曉雲法師所奠基的永明寺亦創立於當年，永明寺的大門正面對中國文化大學，遙遙相對，聲氣互通。曉峯師所倡導的復興中華文化，與曉雲法師所弘揚的「華梵文化」，可謂思想相依，精神相繫。而享盛譽於世的佛光山開山宗師星雲大師，則是曉峯老師的忘年之交與方外摯友。星雲大師早年即走入空門，具大慧根，懷大雄悲智，畢生獻身於弘揚佛法，志在推展宗教教育，因而舉世敬仰。雖然曉峯老師年紀比星雲大師大很多歲，論輩份而言，曉峯師可稱得上是星雲法師的師長輩，但是，曉峯師却對星雲法師敬重有加。記得數年前，星雲大師初訪中國文化大學，曉峯師為禮敬大師之蒞臨，刻意整裝以待，並且以俗家朝聖之心情，雙手合十，恭謹相迎，口稱大師。當時一代儒宗與一代佛學大師互相心儀與彼此敬愛的感人場面，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於此可見曉峯老師對宗教界人士敬重之一斑。

激濁揚清典範人物

曉峯老師之高風亮節，仁厚待人，與其刻苦

自律的生活情態，識者無不爭相傳頌，引為當前工商時代人情澆薄，側重勢利，耽溺物慾，自私自利，食人而肥的激濁揚清之崇高典範人物。

政府遷臺以後，由於學國上下的勤奮建國，導致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國人生活水準大幅提高。但是，曉峯師的生活狀況仍然保持三十多年前的模樣，宴請賓客，仍以盤餐淡飲相待。

臺北市到處華廈廣建，豪宅爭輝，而曉峯師住的那幢古老的日式房舍卻不曾改易修建，老舊低矮的形貌與周遭的豪門巨室相比，可說是霄壤之別。三十多年來，老師與師母龔柏英女士居此陋室，安之若素。回憶三年前他臥病在醫院的一段時期，學校裏關心他健康的同仁，為護持其足疾，免受風寒與濕氣之侵（因陽明山冬天氣溫甚低，濕氣很重），特地以較廉價的地氈鋪設於辦公室，曉峯師病情稍癒返回學校辦公時，發現其辦公室竟然鋪覆地氈，神色為之劇變，黯然神傷，繼之老淚縱橫，以無限感傷的語調告訴在場的同仁，謂其一生清廉自持，從來不因自身的私慾而動用一分一毫的公款，大家的好意，反而違反他畢生清苦從公的原則；談到傷心處，更是淚流滿面，泣不成聲。這種場面使我們莫不感動，也使我深刻的瞭解到恩師被世人頌譽為大公無私與高風亮節的精神之底蘊。

創意新穎影響深遠

曉峯師臨事而惕，好謀而成，是他立身處世之道，再加上他學術淵博與慎謀能斷，因此，經他謀定而動之事，都屬規制宏大，創意新穎，影

響深遠。他在教育部長任內，大力推行提昇大學學術水準，以帶動研究風氣。同時培養國內高等教育師資，指定國內知名學府成立博士班，因此造成今日臺灣學術界人才與蔚之局。他又主張教育應往下紮根，認為延長義務教育，不僅符合世界潮流，尤且可以使小學生免受惡性補習之苦，更藉此鍛鍊國民的強壯體魄。於是，他報請先總統蔣公核准，在新竹試辦免試升學成功，纔有此後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舉。另外，在他任內批准政治、清華、交通、中央及私立東吳、輔仁等大學在臺復校，又批准東海大學與國立藝專的設立，改省立師範學院為師範大學，再加上其卸任後所創辦的中國文化大學，於是大學林立，學風蔚開。各大專院校皆以其辦學的特色，培養難以數計的各種優秀人才，服務社會，蔚為國用。今日我國民智大開，學術昌明，社會繁榮進步，固有關於先總統蔣公與今總統經國先生之英明領導，曉峯老師謀事的遠見與辦事的魄力亦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為了積極推展文教功能，提昇國民文化素質，在當年政府財政困難情況下，於臺北市南海路與建國立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與中央圖書館，作為社會教育的中心。在擬議時，曾有人譏評曉峯老師好大喜功，難有所成。但是，曉峯老師不畏人言、不怕艱困，經過諸多奮鬥與憂勞，四座巍峨的建築物終於相繼築成。然而，有人又懷着異樣的心態，嘲笑為「四大真空館」。

興於憂患成於奮鬥

可是，後來經濟情況轉好，各種必要文物機具逐漸購置充實其間，而後成為文教界人士雅集的高尚處所，嘉惠社會大眾甚鉅。由此種種事體，使我深刻體會到曉峯老師生前時常道及「興於憂患，成於奮鬥」的可貴義蘊之所在。曉峯老師秉持着謙遜自然的心情，極端關懷教授、學生與榮民的生活。為關心文大全體師生員工的生活，他特別撰寫「吃在華岡」一文，以強調辦好學校伙食的信心。同時，指令在家政系特設兩位食品調製師，以作為實際推行美食的負責人。每逢年節，曉峯老師必然留在學校與住校的單身教師、外籍學生、僑生以及住校的榮民共餐，並且致贈禮品，宣慰那些離鄉背井，有家歸不得的他鄉遊子。

在餐飲之際，他總是慈祥的殷殷垂詢他們的生活情況，因而深繫了大家以校為家的情懷，全校師生員工莫不視曉峯老師為「大家長」。「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全校師生對曉峯老師的共同感受，這位仁厚的長者自創校以來始終和我們親近的生活在一起。我有幸追隨曉峯老師多年，得知他的諸多嘉言懿行，真是到了難以勝述的地步。

總之，他的學養隨日月滋長，浩瀚深邃，而不知其涯涘；他的德業與時俱增，豐隆崇偉，使人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之感。作為他的門生因以有這位不出世的儒宗為師，感到無限的光榮。如今恩師已然修成正果，鶴返道山，在人間樹立令人欽敬的聲教典範，更留給我無限的懷念與追思！



①



②



③

①右起黃慶明、彭瀛添、蔡秋來、李秋萍。前坐者張其昀老師。
 ②左起陳立夫、張其昀、蔣緯國。
 ③張其昀老師(中)民國七十年八月與韓國中央大學鄭英彩院長(二排左五)合影。